

宣室志

甘澤謠



唐人說薈
二集之三

07136

唐人說薈目次

第三冊

宣室志

甘澤謠



張謂

袁郊

唐人說薈

目次第三冊

二集

甘澤謠

宣室志

袁郊

張謂



宣室志

唐張鷟編

元和中李師道據青齊蓄兵勇銳地廣千里儲積數百萬不貢不覲憲宗命將討之王師不利而師道益驕乃建新宮擬天子正衙卜日而居是夕雲物遽晦風雷撼遂爲震擊傾圮俄復繼以天火了無遺者青齊人相顧語曰爲人臣而逆其君者禍固宜矣今謫見於天安可逃其戾乎旬餘師道果誅死

海岱之間出元黃石或云茹之可以長生元宗皇帝嘗宣室志

一
二集

命臨淄守每歲採而貢焉開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爲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元黃石忽遇一翁質甚妙而丰度明秀髭髯甚豐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馬且告曰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爲延聖主之壽乎曰然翁曰聖主當獲龍馬則享國萬歲無勞採藥耳邕曰龍馬安在答曰當在齊魯之郊若獲之卽是太平之符雖麟鳳龜龍不足以並其瑞邕方命駕以後乘遽亡見矣邕大異之顧謂從事曰得非神乎卽命其吏王乾貞者求龍馬於齊魯之間至開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貞果得馬於

北海郡民馬會恩之家其色騅毛兩脇有鱗甲鬃尾若龍之鬚鬣嘶鳴真虛苗之音日馳三百里乾貞訊其所自會恩曰吾獨有牝馬常浴於淄水遂有胎而產因以龍子呼之乾貞卽白於邕邕甚喜以表其事獻之上大悅詔內閣殿異其芻豢命畫工圖其狀用頒示中外天寶初有王薰者居長安延壽里中常一夕有三數輩挈食會薰所居旣飯食燭前忽有巨臂出燭影下薰與諸友且懼相與觀之其臂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幾影外有語曰君有會不能一見呼耶願得少肉置掌中薰莫測其由卽與之其臂遂引去少頃又伸其臂曰幸君與我肉今食且盡願君更賜之薰又置肉於掌中已而又去於是相與謀曰此必怪也伺其再來當斷其臂頃之果來拔劍斫之臂旣墮其身亦遠俯而視之乃一驢足血流滿地明日因以血蹤尋之直入里中民家卽以事問民民曰家養一驢且二十年矣夜失一足有似刃而斷者焉方駭之薰具言其事卽殺而食之

郭司空劍大和中自梓潼移鎮西涼府時有閹者甚謹朴劍念之多委以事嘗一口劍命巾紋繒絲帛百餘段

其價倍，且以爲欺我，卽囚於獄，用致其罪。獄旣具，劍命咎於庭，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吏率莫能制。劍大異之，且訊其事，閹者曰：某好閹佛氏，金剛經，自孩稚常以食飼羣犬，不知其他。劍嘆曰：犬尙能感其惠，吾安可以不施恩，遂釋放閹者。

李林甫方居相位，嘗退朝坐於堂之前軒，見一元狐，其質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黧黑，有光自堂中出，馳至庭，顧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亡見矣。自是凡數日，每晝坐輒有一元狐出焉。其歲林甫籍沒。

宣室志

三 二集

丞相李揆，乾元初爲中書舍人，嘗一日退朝歸，見一白狐在庭中，搗練石上，命侍僮逐之，已亡見矣。時有客於揆門者，因話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啟賀，至明日果選禮部侍郎。

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餘歲，聰敏有文學，風貌明秀。裴君深念之後，被病旬日，益甚，醫藥無及。裴君方求道術，士用呵禁之，冀瘳其苦，有叩門者，自稱高氏子，以符術爲業。裴卽延入，令視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爲耳。然某有術能愈之，卽謝而祈焉。

生遂以符術考召近食頃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謂高生爲真術士具食飲已而厚贈緡帛謝遣之生曰自此當日日來候耳遂去其子他疾雖愈而神魂不足往往狂語或笑或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卽以此且祈之生曰此子精魂已爲妖魅所繫今尙未還耳不旬日當聞幸無以憂裴信之居數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來謁裴與語謂裴曰聞君愛子被病且未瘳願得一見裴卽使見其子生大驚曰此卽君病狐也不速治當加甚耳裴君因話高生

宜室志

四 二集

王笑曰安知高生不爲狐乃坐方設席爲呵禁高生忽至旣入大罵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於室內耶卽爲病者耳王見高來亦罵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爲他術考召哉二人紛然相詬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駭異忽有一道士至門私謂家僮曰聞裴公有子病狐吾善相鬼汝但告請入謁家僮馳白裴君出話其事道士曰易與耳入見二人二人又詬曰此亦妖狐安得爲道上惑人道士亦罵之狐嘗還郊野墟墓中何爲撓人乎旣而閉戶相齟齬數食頃裴君益恐其家僮惶惑計無

所出及暮聞然不聞聲開視三狐皆仆地而喘不能動矣裴君盡鞭殺之其子後旬月乃愈

元和中有計真家僑青齊間嘗西遊長安至陝真與陝從事善是日將告去從事留飲酒至暮方與別及行未十里遂兀然墮馬而二僕驅其衣囊前去矣及真醉寤已曛黑馬亦失去因顧道左小逕有馬溺卽往尋之不覺數里忽見朱門甚高槐柳森然真旣亡僕馬悵然遂叩其門已扃鍵有小僮出視真卽問曰此誰氏居曰李外郎別墅真請入謁僮遽以告之頃之令人請客入息

宣室志

五 二集

于賓館卽引入門其左有賓位甚清敞所設屏障皆古山水及名畫圖經籍茵榻之類率潔而不華真坐久之小僮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約五十朱紱銀章儀狀甚偉與生相見揖讓而坐因具述從事故人留飲酒道中沉醉不覺曛黑僕馬俱失願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慮此卑隘不可安貴客寧有間耶真媿謝之李又曰某嘗從事於蜀尋以疾罷去今則歸休於是矣因與議論甚敏博真頗慕之又命家僮訪真僕馬俄而皆至卽舍之旣而設饌共食食竟飲酒數盃而寐明日真晨

起告去李曰願更得一日侍歡笑生感其意卽留明日乃別及至京師居月餘有歎其門者自稱進士獨孤沼真延坐與語甚聰辯且謂曰某家於陝昨西來遇李外郎談君之美不暇且欲與君爲姻好故令某奉謁話此意君以爲何如喜而諾之沼曰某今還陝君東歸當更訪外郎且謝其意也遂別去後旬月生還詣外郎別墅李見真至大喜生卽誥獨孤沼之言因謝之李遂留生十日就禮妻色甚姝且聰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妻孥歸青齊自是李君音耗不絕生奉道每晨起閱黃庭內

宣室志

六 二集

景經李氏常止之曰君好道寧如秦皇漢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秦皇漢武乎彼二人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財以學神仙尙崩於沙邱葬於茂陵况君一布衣而乃惑於求仙耶真叱之乃終卷意其知道者亦不疑爲他類也後歲餘真挈家調選至陝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來京師明年秋授克州參軍李氏隨之官數年罷秩歸齊魯又十餘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質姿貌皆居衆人先而李容色端麗無殊少年時生益鍾念之無何被疾且甚生奔走醫巫無所不至終不愈一旦屏人握

生手嗚咽流涕自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羞以心曲告君幸君寬罪宥戾使得盡言言已歔歔不自勝生亦爲之泣因慰之乃曰一言誠自知受責於君顧九稚子猶在以爲君累尙敢一發口且妾非人間人天命當與君偶得以狐狸賤質奉箕帚二十年未嘗纖芥獲罪權以他類貽君憂一女子血誠自謂竭盡今日求去不敢以妖幻餘氣托君念稚弱滿眼皆世間人爲嗣續及某氣盡願少念弱子心無以枯骨爲誓得全支體埋之土中乃百生之賜也言終又悲慟淚百行下生傷感咽不能

宣室志

七 二集

語相對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臥食頃無聲生遂發被見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爲之斂葬之制皆如人禮訖生徑至陝訪李氏居墟墓荆棘闐無所見惆悵還家居歲餘七子二女相繼而卒視其骸皆人也而終無惡心

尹瑗者嘗舉進士不中第爲太陽普原尉旣罷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適忽一日有白衣丈夫來謁自稱吳興朱氏子早歲嗜學竊聞明公以文業自負願質疑於執事無見拒瑗卽延入與語且徵其說云家僑嵐川早歲

與御史王君皆至北門、今者寓跡於王氏別業、累年自
此、每四日輒一來、敏辯縱橫、詞意典雅、瑗深愛之、瑗因
謂曰、吾子機辯元奧、可以從郡國之遊、爲公侯高客、何
乃自取沉滯、隱跡叢莽、生曰、余非不願謁公侯、且懼且
夕、有不虞之禍、瑗曰、何爲發不祥之言乎、朱曰、某自今
歲來、夢卜有窮盡之兆、瑗卽以詞慰諭之、生頗有愧、生
後至重陽日、有人以濃醞一瓶遺瑗、朱生亦至、因以酒
飲之、初辭以疾不敢飲、已而又曰、佳節相遇、豈敢不盡
主人之歡耶、卽引滿而飲、食頃大醉告去、未行數十步、
忽仆于地、化爲一老狐、酩酊不能動矣、瑗卽殺之、因訪
王御史別墅、有老農謂瑗曰、王御史并之神將、往歲成
於嵐川、爲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於村北數十步、卽
命家僮尋御史墓、果有穴、瑗後爲御史、竊語其事、時唐
太和初也、

杜陵韋氏子、家于韓城、有別墅在邑北十餘里、開成十
年秋、自邑中遊焉、日暮見一婦人素衣挈一瓢自北而
來、謂韋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貧、今爲里胥所
辱、將訟于官、幸吾子紙筆書其事、妾得以執詣邑、冀雪

其恥韋諾之婦人卽揖韋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卮曰瓢中有酒願與吾子盡醉於是注酒一飲韋方舉卮會有獵騎從西來引數犬婦人望見卽東走數十步化爲一狐韋大恐視手中卮乃一瓢饅酒若牛溺之狀韋因病熱月餘方瘳

長安興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極壯麗云是隋所制貞觀中寺僧以其年紀綿遠慮有摧圯卽經費計工且欲新其土木乃將毀撤旣啟戶見有蛇萬數連貫在地蛇蟠遶如積搖首吐喙若吞噬之狀寺僧大懼以爲天憫重勞故假靈變於是不敢除毀

宣室志

九

二集

李林甫卽李靖宅有泓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常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林甫官爲奉御遂從而居焉人有告於泓師曰異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於天下者一人也雖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林甫果相元宗恃權貴爲人觖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其門稍廩不可乘以過遂易而製旣毀焉其簷忽有蛇千萬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卽罷而不能

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其始相至籍沒果十九年

臨淮邵有館亭濱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數十株突然勁
拔陰合百步往往有甚風迅雷夕發其中人望見亭有
二光對而上下赫然若電風既息其光亦閉開元中有
韋子春以勇力聞會子春客於臨淮有人語其事者子
春曰吾能伺之於是挈衣橐止於亭中以伺焉後一夕
遂有大風雷震於地亭屋搖撼果見二光照耀亭宇子
春乃斂衣而下忽覺有物蟠遶其身冷如冰凍束不可
解廻視見二光在其身後子春卽奮身揮臂驕然有聲

宣室志

十 二集

其縛亦解遂歸亭中未幾而風雨霽聞亭中腥若鮑肆
明日視之見一巨蛇中斷而斃血遍其地里人相與來
觀謂子春且死矣乃見之大驚自是其亭無風雷患

武陵郡有浮屠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汎揚
則浮屠勢若搖動故里人無敢登其上者有賈人朱峴
家極贍有一女無何失所在其家尋之旬餘莫窮其適
一日天雨霽郡民望見浮屠之巔若有人立者隱然紋
纈衣郡民且以爲他怪峴聞之卽往觀焉望其衣裝甚
類其女卽命人登其上取之果見女也峴驚訊其事女

曰某向者獨處有夜叉長丈餘甚詭異自屋上躍而下入某之室謂某曰無懼我也卽攬衣馳去至浮屠上旣而兀兀然若甚醉者凡數日方稍寤因懼且甚其夜叉率以將曉則下浮屠行里中取食飲某一日夜叉方去某下視之見其行里中會遇一白衣夜叉見辟退遠百步不敢竊視及暮歸某因詰之何爲懼白衣者平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小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某問何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疇爲生人之本人不食其肉則帝祐之故我不得而近也某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與異類爲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願不以太牢爲食凡三祝其夜叉忽自郡中來至浮屠下望某而語曰何爲有異志而棄我乎使我終不得近子矣從此別去詞畢卽東向走而竟不知其所往某喜甚由浮屠中得以歸

潁州陳越石初名黃石郊居于王屋山下有妾張氏者元和中越石與張氏俱夜食忽聞燭影後有呼吸之聲甚異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纖長有黃毛連臂似乞食之狀越石深知其怪惡而且懼

久之聞燭影下有語我病飢故來奉謁願以少肉致掌
中幸無見阻越石卽以少肉投於地其手卽取之而去
又曰此肉味甚美食訖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罵曰妖
鬼何爲輒來宜疾去不然且擊之得無悔耶其手卽引
去若有所懼俄頃又出其手至張氏前謂張曰女郎能
以少肉見惠乎越石謂張氏曰慎無與張氏竟不與久
之忽於燭影旁出一面乃一夜叉也赤髮蓬然兩目如
電四牙若鋒刃之狀甚可懼以手擊張氏遽仆于地冥
然不能動越石有膽勇卽起而逐之夜叉遂走不敢回

宣室志

十一集

視明日窮其跡於垣上有過踪越石曰此物今夕將再
來矣於是至夜持杖立東北垣下以伺之僅食頃夜叉
果來旣踰墻足未及地越石卽以杖連擊數十夜叉去
以燭視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餘亦在地蓋擊而墮者
自是張氏病愈至夕聞數里外呼者曰陳黃石何爲不
歸我皮也連呼不止僅月餘每夕嘗聞呼聲越石度不
可禁且惡其見呼於是遷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元和
十五年登第進士至會昌一年卒於藍田令

通州王居士者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甚念

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因請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歸其身鄭君訊其事居士曰某縣令某者卽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爲善以幽冥祐之得過期今年九十餘矣今歿之日此女當愈鄭君急發人馳訪之其令果九十餘矣後月其女忽若醉寤疾愈鄭君使往驗令果以女疾愈之日無疾卒

唐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常一日清晨忽委首于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于韓生韓生怒曰若盜馬夜出使宣室志

三

二集

吾馬力殆誰之罪乃令扑焉圉人無以辭遂受扑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圉人臥于廐舍闔扉乃于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畜黑犬至廐中且嗥且躍俄化爲一丈夫衣冠盡黑旣挾鞍致馬上駕而去行至門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擊馬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過來旣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爲犬圉人驚異不敢洩于人後一夕黑犬又駕馬而去逮曉方歸圉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歷歷可辨直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馬跡方絕圉人乃結茅齋於墓

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
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笑言極歡圍人在
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
出墓空於野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今
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爲憂褐
衣者曰慎毋泄泄則吾屬不全矣黑衣人曰謹受教褐
衣者曰韓氏稚兒有字乎曰未也吾伺有字卽編于名
籍不敢忘褐衣者曰明夕再來當得共笑語而黑衣者
去及曉圍者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卽命肉誘其

宣室志

酉 二集

犬犬旣至因以繩系乃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
軸書具載韓氏兄弟妻子家僮名氏紀莫不具蓋所謂
韓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不書所謂稚兒未
字也韓生大異命致犬于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
僮已而率鄰居士子十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
前發其墓墓中有數犬毛狀皆異盡殺之以歸

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家以資產豐贍聞于郡中一
日叟將死臥而呻吟且僅數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
稱于里人迨其父病罄其產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寃

其原是翁之病心也。蓋以財產既多，其心爲利所運，故心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如是則非吾之所知也。宗素既聞之，以爲生心，故不可得也。獨修浮屠氏法，庶可以間其疾。卽召僧轉經命工圖鑄其像，已而自費食詣郡中佛寺，飯僧一日，因挈食去，誤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而枯瘠，衣褐毛縷成袈裟，踞于磐石上，宗素以爲異人，卽禮而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爲家，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

宣室志

五 二集

不然是得釋氏之術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祖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游諸山谷中，盡能紹修祖業，爲林泉逸士，極得吟笑。人好爲詩者，多稱其善吟笑。於是稍聞於天下，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豪貴之門，亦以善談謔，故又以之遊于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其利焉。獨吾好浮圖氏，脫塵俗，栖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百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體，及菩提投崖以伺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亦甘受之。宗素因告曰：師真至人，能捨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謂

仁勇俱極矣。雖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進而不瘳，其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之心，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師能棄身于豺虎以救其餒，豈若捨命于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爲父而求吾，吾豈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于野獸，曷若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尙未食，願致一飯而後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卽以所挈食置于前，僧食之立盡。而又曰：吾旣食矣，當亦奉教。然俟吾禮四方之聖也，于是整其衣，出龕而禮禮東方已畢，忽躍而騰上一

宣室志

十六 二集

高樹，宗素以爲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厲而問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心以療吾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說金剛經之奧義，且聞乎？宗素曰：某素尙浮圖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不聽乎？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躍大呼，化爲一猿而去。宗素驚異，惶駭而歸。

林景元者，京兆人，僑居鴈門，以騎射畋獵爲己任。郡守悅其能，因募爲衙門將，嘗與其徒十數輩馳健馬，執弓

矢兵仗臂隼牽犬俱騁于田野間得麋鹿狐兔甚多山是郡守縱其所往不使親吏事嘗一日畋于郡城之高崗忽起一兔榛莽中景元鞭馬逐之僅十里餘兔匿一墓穴景元下馬卽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聞墓中有語者曰吾命土也尅土者木曰次于乙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東而來者我將不免景元聞其語且異之因視穴中見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長手執一軸書前有死鳥鵲甚多景元問之其人驚曰果然禍我者且至矣卽詬罵景元默而計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豈非鬼乎不然是盜而匿此卽毀其穴翁遂化爲老狐帖然俯地景元因射之而斃視其所執之書點畫甚異似梵書而非梵字用素縑爲幅僅數十尺景元焚之

吳郡陸顛家于長城其世以明經仕顛自幼嗜麵爲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旣下第遂爲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挈酒食詣其門旣坐顧謂顛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聞唐天子庠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物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太學

文物之光唯吾子峩焉其冠襜焉其裾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真唐朝儒生也故某願與子交歡顒謝曰顒幸得籍於太學然無他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酣宴極歡而去顒信士也以爲羣胡不我欺旬餘羣胡又至持金繒爲顒壽顒疑其有他卽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飢寒色故持金繒爲子僕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吾子歡耳豈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顒不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問之偕來謂顒曰彼胡率愛利不顧其身爭鹽米之微尙致相賊殺者寧

宣室志

六 二集

肯棄金繒爲朋友壽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爲獨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間以避再來也顒遂僑居於渭水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羣胡又詣其門顒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能盡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旣坐胡人挈顒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有求於君耳幸望許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顒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麵乎曰然又曰食麵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蟲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顒曰若誠有之

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十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麪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顓曰：「何以識之？」胡人曰：「吾每旦見寶氣，巨天在太學中，故我爲君而取。然自一月餘，清且望之，見其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又此蟲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結，故好食麪，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方始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麪食之，可見矣。」顓卽以麪斗餘致前，蟲乃食之，立盡。顓又問曰：「此蟲安使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寶，俱

粟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既而以筒盛其蟲，又金函扁之，命顓致于寢室。謂顓曰：「明日當再來。」及明旦，胡人以十兩重輦，金玉繒帛約數萬，獻於顓，共持金函而去。顓自此大富，致園屋爲治生具，日食粱肉，衣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羣胡又來，謂顓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耀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顓旣以甚富，又素用閑逸，自遂，卽與羣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于銀鼎中，構火其下，投蟲于鼎中。

鍊之七日不絕煉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水中出捧丹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霧綃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罵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瑤碧冠帔霞衣捧絳帕籍籍中有一珠徑上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珠獻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謂顓曰至寶來矣卽命絕煉自鼎中收蟲置金函中其蟲雖煉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顓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顓卽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其海水皆豁開數十步鱗介之族俱辟易回去遊龍宮入蛟室珍珠怪寶惟意所擇纏一夕而獲甚多胡人謂顓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貨矣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於顓貨於南越獲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於閩越中平陽人張景者以善射爲不郡裨將景有女始十六七甚敏慧其父母愛之居以側室一夕女獨處其中寤未熟忽見軋其戶者俄見一人來被素衣貌充而肥白歛身於女之榻懼爲盜默不敢顧白衣人又前迺以笑女

益懼且慮爲怪焉。因此曰：君豈非盜乎？不然，是他類也。白衣者笑曰：東選吾心，謂吾爲盜，且亦誤矣。謂吾爲他類，不其甚乎？且吾本齊人曹氏子也。詩人謂我美風儀，子獨不知乎？子雖拒我，然猶寓子之舍耳。言已遂偃于榻，且寤焉。女惡之，不敢竊視。迨將曉，方去。明夕又來，女懼益甚。又明日具事白於父，父曰：必是怪也。卽命一金錐貫鏤於其末，且利鏃以授女，教曰：魅至，以此繫焉。是夕又來，女強以言洽之。魅果善語，夜將半，女密以錐傳其項，其魅躍然大呼，曳縷而去。明日女告父，命僮逐其跡，出舍數十步，至古木下得一穴，而繩貫其中，乃窮之。深不數尺，果有一蟻螯約尺餘，蹲其中焉。錐表其項，蓋所謂齊人曹氏子也。景卽殺之，自此遂絕。

太和中，柳光者嘗南遊，因行田道，會日晚，悞入山崦中，松引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貫，室有茵榻，若人居者，前對霞翠，固非人境。光因臨流凝佇，忽見一缶合于地，光卽趨之，其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清澈，舉卮以飲，若甘醴，盡十餘卮而已。醉甚，遂偃于榻。及曉，方寤，因視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於

神詞曰武之在卯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宸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焯焯其光和和其始東方有鬼小首元尾經過吾道來至吾里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奧乎其義人誰能辨其東平子光閱而異之遂行出徑數十步回望其室盡亡見矣光究之不得有呂生者視而解之未幾告曰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夫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之二年其歲巳卯則武之在卯其義見矣蓋武德二年也堯王者謂高祖之號神堯曰八季者亦二年也

宣室志

三 二集

曰我棄其寢我去其宸者言其去蓋絕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謂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者來也且唐氏之初至今果二百餘矣焯焯其光和和其始焯焯其光謂歲在丁未也焯者火豈非南方丙丁之謂乎未亦火之謂也和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始其和蓋元年也東方有鬼小首元尾者敘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鬼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元尾是光字也經吾道來吾里言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

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奧乎其義。誰人以辨其東平子，謂其義奧而隱，獨吾能辨之。東平吾之邑也，卽又信矣。如是而辨，果得道者之遺記也。

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細行，常與輕薄少年遊，年二十餘，方折節讀書，爲歌詩，人頗稱之。累爲河朔官，後至深州，錄事參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皆號爲能。雅爲太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負衆，不顧法度，支邵守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

宣室志

三

二集

守大具牛酒，所居備聲樂，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禮甚謹，又慮有以酒忤士真者，以故僚吏賓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爲他郡莫能及。飲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太守曰：「偏郡無名人，懼副大使。」士真時爲武俊節度副使之威，不敢以他客奉宴席，唯錄事參軍李某足以侍談笑。士真

曰：「但命之。」於是召李生入趨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旣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悅，睨顧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覩然而汗，不能持杯，一坐皆愕。

有頃士真叱左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卽牽李仗疾去械
獄已而士真歡飲如初迨旣寘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
使於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
君君寧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
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由是好與俠士遊往
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弓往還大道日百餘里
一日遇一年少鞭騾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巖
崖萬仞而日漸曠遂力排之墮於崖下卽疾驅其騾歸
迹旅解其囊得緡絢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
門讀書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年矣昨夕君侯命
與王公之宴旣入而視王公之貌乃吾曩時所殺少年
也一拜之後心中慚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則延頸待刃
又何言哉爲我謝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後爲託有頃
士真醉寤急召左右往李某取其首左右卽於獄中斬
其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旣而又與太守大飲於郡齋
酒醉太守因歡乃起曰某不才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
下察弊政寬不加罪爲恩厚矣昨日副大使命某召他
客屬郡僻小無客不足奉歡宴者竊以李某善飲酒故

請召而李某愚戇不習禮法大忤於明公實某之罪也
明公既已誅之宜矣竊有所未曉敢以上問李某之
罪爲何願得明敷之且用誠於將來也士真笑曰李生
亦無罪但吾一見之遂愈忿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
今旣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復言及宴罷太
守密訊其年則二十有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
真生於王氏也太守歎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李生

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臯旣生一月其家召
羣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成怒

宣室志

五

二集

之以弊席坐於庭中旣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
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別來無恙乎嬰兒有喜
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繼一月吾師何故言
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所知也韋氏因問之胡僧曰
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爲蜀丞
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爲蜀門帥且受蜀
人之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於韋氏吾
固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少
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十八年果

契胡僧之言也。

滎陽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趨捷聞家。于鞞雒之郊，嘗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馳捷馬，獨驅田野間，去其居且數十里。會天暮，大風雨，生庇於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迷失道，縱馬行，見道傍有門宇，乃神廟也。生以馬繫門外，將止屋中，忽慄然心動，卽匿身東廡下。聞廟左空舍中窸然，生疑其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卓衣負囊，仗劍自空舍中出。旣而倚劍揚言曰：「我盜也，爾豈非盜乎？」鄭生曰：「吾家于鞞雒之郊，向者獨驅田間，適遇大風雨，迷而失道，故隱身於此。仗劍者，曰：子旣不爲盜，得無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必經東廡下，願解弓弦以授我，使得去。不然，且死於隍子矣。」先是生常別以一弦致袖中，旣解弦投于劍客前，密以袖中弦繫弓上。賊旣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滅口。急以矢繫弦，賊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爲害爾，何爲疑我？」賊再拜謝，生卽去。西廡下以避，賊旣去，生懼其率徒再來，於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於庭，問之。

婦人口妾家於村中爲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裝遂殺妾空舍中棄其屍而去幸君子爲雪其冤又曰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尸卽馳馬至洛且白於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橫墓中

陳郡謝翱者嘗舉進士好爲七字詩其先寓居長安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霽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終南峯佇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繡續髣髴近乃雙鬟高髻靚粧色甚姝麗至翱所因駐謂翱郎非見待耶宜室志

三七 二集

翱曰步此徒望山耳雙鬟笑降拜曰願郎歸所居翱不測卽迴望其居見一青衣三四人皆立其門外翱益駭異入門青衣俱前拜旣入見堂中設茵毯張帷幃錦繡輝映異香遍室翱愕然且懼不敢問一人前曰郎何懼固不爲損耳頃之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閑麗代所未識降車入門與翱相見坐於西軒謂翱曰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翱懼稍解美人卽命設饌同食其器用物莫不珍豐出玉杯命酒遞酌翱因問曰女郎何爲者得不爲他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請

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則已安用問耶夜闌謂翹曰某家甚遠今將歸不可久留此矣聞君善爲七言詩願有所贈翹悵然因命筆賦詩曰陽臺後會杳無期碧樹烟深玉漏遲半夜香風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悲美人覽之泣下數行曰某亦嘗學爲詩欲答求贈幸不見請翹喜而請美人求絳牋翹視笥中唯碧牋一幅因與之美人題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花開只片時惆悵金閨却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其筆札甚工翹嗟賞良久美人遂顧左右撤帳轡命燭登車翹送至揮淚而別未數十

宣室志

天 二集

步車與人馬俱亡見矣翹異其事因貯美人詩笥中明年春下第東歸至新豐夕舍逆旅因步月悵望感前事又爲詩曰一紙華牋麗碧雲餘香猶在墨猶新空添滿目淒涼事不見三山縹緲人斜月照衣今夜夢落花啼鳥去年春紅閨更有堪愁處窻上盡絲鏡上塵旣而閉吟之忽聞數百步外有車音西來甚急俄見金閨從數騎視其從者乃前時雙鬟也驚問之雙鬟遽前告卽駐車使謂翹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見翹請其舍逆旅固不可又問所適答曰將之宏農翹因曰某今亦歸洛陽願

偕東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卽塞重簾謂翹曰感君意
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嗚咽不自勝翹亦爲之悲泣因誦
以所製之詩美人曰不意君之不忘如是也幸何厚焉
又曰願更醉此一篇翹卽以紙筆與之俄頃而成曰惆
悵佳期一夢中五陵春色盡成空欲知離別偏堪恨只
爲盲塵兩不通愁態上眉凝淺綠痕痕侵臉落輕紅雙
輪暫與王孫駐明日西馳又向東翹謝之良久別去絕
百餘步又無所見翹雖知爲怪眷戀不能忘及至陝西
遂下道至宏農留數日冀一再遇竟絕影響乃還洛陽

宣室志

元 二集

出二詩話於友人不數月以怨結遂卒

元和中博陵崔穀者自汝鄭來僑居長安延福里常一
日讀書牖下忽見一僮長不盡尺露髮衣黃自北垣下
趨至榻前且謂穀曰幸寄君硯席可乎穀不應又曰我
尙壯願備指使何見拒之深耶穀又不顧已而上榻躍
然拱立良久於袖中出一小幅文書致穀前乃詩也細
字如粟歷然可辨詩曰昔荷蒙恬惠尋遭仲叔投夫君
不指使何處覓銀鉤覽訖笑而謂曰旣願相從無乃後
悔耶其僮又出一詩投於几上詩曰學問從君有詩書

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動千年又曰吾無逸少之藝
雖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
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
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僮笑而下榻遂趨北垣入穴中
數卽命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數因取書鋒銳如新用
之月餘亦無他怪

德宗時獨孤彥者嘗客於淮泗間會天大風舟不得進
因泊於岸一夕步月登至一佛寺中寺僧悉赴里民會
去彥步遶於庭俄有二丈夫來一人身甚長衣黑衣稱

宣室志

辛 二集

姓甲名侵許第五一人身廣而短衣青衣稱姓曾名元
與彥揖而語其吐論元微出於人表彥素耽奇奧常與
方外士議語且有年矣至于元門釋氏靡不窮其指歸
乃遇二人則自以爲不能加也竊奇之且將師焉因再
拜請曰某好奇者今日幸遇先生願爲門弟子其可乎
二人謝曰何敢彥因徵其所自黑衣者曰吾之先本盧
氏吾少以剛勁聞大凡物有滯而不通者必侵犯以許
悟之時皆謂我爲侵許因名之其後適野遇仇家擊斃
遂易姓甲氏且逃其患又吾素精藥術嘗侍秦醫之職

非不能精熟而升降上下卽假手於吾後以年老力衰
止欲以我爲折腰吏吾固辭免退居田間吾有舅氏常
爲同僚其行止起居未嘗不俱然我自擯棄常思吾舅
直以用舍殊致分不見矣今夕君子問我我得以語平
生事幸何甚哉語罷會元曰吾之先陶唐氏之後也唯
陶唐之官受姓於姚會者與子孫以字爲氏故爲會氏
焉我其後也吾早從萊侯居推署之職職當要熟素以
褊躁又常負氣以凌上由是遭下流沸騰之謗因而解
去蓋吾忠州之罪我自棄置處塵土之間且有年矣甘

宣室志

二集

同瓦礫豈敢他望乎然自昔與吾父遭事吾父性堅正
雖鼎鑊不避其危矧人之急必赴湯蹈火人亦以此重
之今拘於舊職窘若囚繫余以父棄擲之故不近於父
迨今亦數歲足下有問又安敢默乎語未卒寺僧俱歸
二人見之若有所懼卽馳去數十步已亡見矣彥訊僧
僧曰吾居此寺且久未嘗見焉懼爲怪耳彥奇其才且
異之因祈其名氏久而悟曰所謂會元者豈非甌乎夫
文以死附會是甌字也名元者蓋以死中之畫致死字
之上其義在矣甲侵許者豈非鐵杵乎且以午木是杵

字姓甲者，東方甲乙木也。第五者，亦假午字也。推是而辨其杵字乎？名侵許者，蓋反其語爲金截，以截附金是鐵字也。總而辯焉，得非饒及鐵杵耶？明日，卽命窮其跡，果於朽壤中得一杵而鐵者，又一甌，自中分，蓋用之餘者，彥大異之，盡符其解也。

蘭陵蕭逸人，亡其名，嘗舉進士下第，遂焚其書，隱居潭水上，從道士學神仙，因絕粒，吸氣，每旦屈伸支體，冀延其壽。積十年餘，髮盡白色，枯而背僂，齒有墮者。一旦引鏡自視，勃然發怒，且曰：吾棄聲利，隱身田野間，絕粒吸

宣室志

三

二集

氣，冀得長生，今亦衰瘠如是，豈我之心哉！卽還居鄴下，學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數年，資用大饒，爲富家。後因治園屋，發地得物，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逸人得之，驚曰：豈非禍之芽且？吾聞太歲所在，不可興土事，脫有犯者，當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聞得肉食之，或可以免，于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盡，自是逸人聽視，明力愈壯，貌愈少，髮之禿者盡黥，然而長矣。齒之墮者亦駢然而生矣。逸人默自奇異，不敢告於人。後有道士至鄴下，逢逸人，驚曰：先生嘗得餌仙藥乎？何

神氣清悟如是。道士因眎其脉久之。又曰。先生嘗食靈芝矣。夫靈芝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賀曰。先生之壽可與龜鶴齊矣。然不宜居塵俗間。當退休山林。棄人事。神仙可致。逸人喜而從其語。遂去。竟不知所在。

東洛有故宅。其堂輿軒級甚宏特。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鍵之。且久。故右散騎常侍萬陽盧虔。貞元中爲御史。分察東臺。常欲買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虔曰。吾自能弭之。後一夕。虔與從吏同寢其堂。命僕

宣室志

重 二集

使盡止于門外。從吏勇悍善射。於是執弓矢坐前。軒下夜將深。間有叩門者。從吏卽問之。應聲曰。柳將軍遣奉書於盧侍御。虔不應。已而投一幅書。軒下字似濡筆。而書者點畫纖然。虔命從吏視其字。云。吾家於此有年矣。堂輿軒級皆吾之居也。門神戶靈皆吾之隸也。而君突入吾舍。豈其理耶。假令君有舍吾入之可乎。旣不懼吾。寧不愧於心耶。君速去。勿招敗亡之辱。讀旣畢。其書飄然四散。若飛燼之狀。俄又聞有言者。柳將軍願見盧御史。已而有大厲至。身長數十尋。立庭。手執一瓢。其從吏

卽引滿而發中所執其厲遂退委其瓢久之又來俯軒而立俛其首且窺焉貌甚異從吏又射之中其胸厲驚若有懼遂東向而去至明虔命窮其跡至宅東隙地見柳高百餘尺有一矢貫其上所謂柳將軍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無恙後歲餘因重構堂室於屋瓦下得一瓢長約丈餘有矢貫其柄卽將軍所執之瓢也

元和初進士陸喬者好爲歌詩人頗稱之家於丹陽所居有臺沼號爲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

宣室志

二集

與坐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爲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子見臨也願得少留以侍談笑旣而命酒約曰吾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雲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常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吾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喬卽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詎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

貌明秀約指謂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敏好讀書甚
憐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傳吾學也不幸先吾逝今令
訥君卽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爲詩近從吾與僕
同過臺城因命爲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卽諷之
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誼闌
夜月琉璃水春風卯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
嘆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之選見其編錄
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
方好爲律詩青箱之詩乃效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爲之
宣室志

三
二集

而爲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元暉彥
昇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博此時之權不可追
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爲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
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
思富貴富貴又踐危機此言不虛哉約亦吁嗟久之又
歎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
潛換耳能不悲乎旣而謂雲曰吾輩爲蔡公郢州記室
常夢一人告我曰吾君後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
吾爲僕射尚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

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歸矣因相與去謂
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歲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
亡所見喬話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叛又一年而喬卒

梁璟者開成中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商山舍於館亭
中時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霽風月高朗璟愜而不寐至
夜半忽見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朱綠徐步而來至庭
中且吟且賞從者數人璟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膽氣因
降階揖之三人亦無懼色自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
史卽命席坐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於此因呼其童曰

宣室志

三

二集

玉山取酒酒至環席遞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風月
况嘉賓在席不可無詩也因舉題聯句以咏秋月步兵
卽首爲之曰秋月圓如鏡蕭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璟曰
秋雲輕比絮次至諸葛長史嘿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
拙速爲事長史沈吟又食頃乃曰秋草細同毛二人皆
大笑曰拙則拙矣何乃遲乎長史曰此中郎過耳爲僻
韻而滯捷才旣而中郎又曰良會不可無酒佐命玉山
召蕙娘來玉山去頃之有一美人鮮衣自門步來笑而
拜坐客諸葛長史戲謂女郎曰自赴中郎召耳與吾何

事美人曰安知不爲家人來步兵曰欲自明無如歌以
送長史酒憲娘起曰願歌鳳樓之曲卽歌之清吟怨慕
璟聽之忘倦久而歌闋中郎又歌曲旣終曰山光漸明
願更綴一篇以盡歡也卽曰山樹高高影步兵曰山花
寂寂香因指長史曰向者僻韻信中郎過今願續此以
觀捷才耳長史應曰山天遙歷歷一坐大笑遲不如速
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長史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水急
湯湯中郎泛言賞之乃問璟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璟曰
將舉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爲詩哉璟因怒叱之

宣室志

卷

二集

長史亦奮袂而起坐客驚散遂失所在而盃盤亦亡見
矣璟自是被疾恍惚往往夢中郎步兵來心甚惡之後
至長安遇術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絕也

太和中周生者廬於洞庭山時以道術濟吳楚人多
敬之後將抵洛穀之間途次廣陵舍佛寺中會有三四
客皆來時方中秋其夕霽月澄瑩且吟且望有說開元
時明皇帝遊月宮事因相與嘆曰吾輩塵人固不得至
其所矣奈何周生笑曰某嘗學於師亦得焉且能挈月
致之懷袂子信乎或患其妄或喜其奇生曰吾不爲明

則妄矣。因命虛一室，翳四垣，不使有纖隙。又命以筭數百呼其僮，繩而架之。且告客曰：「我將梯此取月去，聞呼可來觀。」乃閉戶。久之，數客步庭中，且伺焉。忽覺天地晦，仰而視之，卽又無纖雲。俄聞生呼曰：「某至矣。」因開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請客觀焉。因以舉之，其衣中出月寸許，忽一室盡明。寒逼肌骨，生曰：「子不信我，今信乎？」客再拜謝之，願收其光。因又閉戶。其外尚昏晦，食頃方如初。

宣室志終

宣室志

甘澤謠

唐 袁郊撰

韋騶

韋騶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羣公子舉進士一不第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屈節於風塵哉遊岳陽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騶親弟駮舟行溺於洞庭湖騶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估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爲忽於舟中假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騶曰幽冥之途無枉殺

甘澤謠

二集

者明公先君昔爲城守方聞讜正神鬼避之撤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二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倘求喪不獲卽我之故當令水工送屍湖上騶驚寤其事遽止遂命漁舟施鉤緡果獲弟之屍於岸是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爲人果敢昔洞庭張樂是吾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咸池之節奏釋浮世之憂煩也忽睹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騶甚嘆異以爲

非據曲終乃寤

魏先生

魏先生生於周家於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遊關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謁問先生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林夔蔡子元等詳其律度然後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內致清商署焉太樂官欽帛二百段以酬之先生不復入仕遂歸梁宋以琴酒爲娛及隋末兵興楊元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雁門變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鄉曲由是遂相來往常論鍾律李密頗能

甘澤語

二 二集

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阻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阻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歟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畧乃亂世之雄傑耳李公曰爲吾辯析行藏亦當由此而退先生曰夫爲帝王者籠羅天地儀範古今外則日用而不知中則歲功而自立棄詢四岳舉鯀而殛羽山此乃出於無私漢任三傑納良而圍垓下亦出於無私也故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突而永廢

者能付其道而永自集於時者。此帝王規模也。凡爲將帥者。慕建太一旗。驅無戰之師。伐有民之罪。乃彫戈旣授。玉斝斯張。誠負羈之有言。那季良之猶在。所以務其寔。犒致逸代勞。修其屯田。觀時而動。遂使風生虎嘯。不可抗其威。雲起龍驤。不可攘其勢。仲尼曰。我戰則克。孟軻云。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至有衷其才智。動以機鈴。公於國則爲帥。臣私於己則曰亂盜。私於己者。必掠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爲前席之賓。樊噲爲升堂之客。朝聞夕死。公孫終敗於邑中。寧我負人。曹操豈兼於天。

甘澤語

三 二集

下是忘輦千金之貺。陳一飯之恩。有感謝之人。無懷歸之衆。且魯史之誡曰。德連山之文曰。待時尙欲謀於人。不能惠於己。天人厭亂。歷數有歸。時雨降而祆祲除。太陽昇而層氷釋。引繩縛虎。難希飛兔之門。赴水持瓶。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弑殺取天下。吾家以動德居人表。振臂一呼。衆必響應。提兵時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王一方。委質於時。誠所未忍。汝真監儒。不足以計事。遂絕魏生。因寓懷賦詩爲鄉。

里發覺，李公脫身西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據洛口，連營百萬，與王世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魏生之言，卽日遂歸於唐，乃授司農之官，後復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不志其名，蓋文貞之宗親也。

嬾殘

嬾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卽收所餘而食，性嬾而食殘，故號嬾殘也。書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嬾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

甘澤謠

四 二集

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嬾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敬謹，惟拜而已。嬾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所攔，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嬾殘曰：不假

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皆爲狂人嬾殘曰何必見喚
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
若雷震山路旣開衆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
之如神嬾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群日有
微傷嬾殘曰授我箠爲爾盡驅除衆皆曰大石猶可推
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
啣之而去嬾殘旣去之後虎豹亦絕踪跡李公果十年
爲相也

圓觀

甘澤謠

五

二集

圓觀者大歷末洛陽惠林寺僧能事田園富有粟帛梵
學之外音律貫通時人以富僧爲名而莫知所自也李
諫議源公卿之子當天寶之際以遊宴歌酒爲務父愷
居守陷於賊中乃脫粟布衣止於惠林寺悉將家業爲
寺公財寺人日給一器食一杯飲而已不置僕使絕其
知聞惟與圓觀爲忘言交促膝靜話自旦及昏時人以
清濁不倫頗拓譏誚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約遊蜀州
抵青城峨眉同訪道求藥圓觀欲遊長安出斜谷李公
欲上荊州三峽爭此兩途半年未決李公曰吾已絕世

事豈取途兩京圓觀曰行固不由人請出從三峽而去
遂自荆江上峽行次南泊維舟山下見婦女數人儻達
錦檔負人而泣圓觀望而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見婦
人也李公驚問曰自此峽來此徒不少何獨泣此數人
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托身之所踰三載尙未
娩懷以某未來之故也今既見矣卽命有所歸釋氏所
謂循環也謂李公曰請假以符咒遣某速生少駐行舟
葬某山下浴兒三日亦訪臨若相顧一笑卽其認公也
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與相見公之期

甘澤話

六 二集

也李公遂悔此行爲之一慟遂召婦人告以方書其婦
人喜躍還家頃之親族畢至以枯魚酒獻於水濱李公
往爲授朱字圓觀具湯沐新其衣裝是夕圓觀亡而孕
婦產矣李公三日往觀新兒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
泣下具告於王王乃多出家財厚葬圓觀明日李公廻
棹言歸惠林詢問觀家方知已有理命後十二年秋八
月直詣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滿川
無處尋訪忽聞葛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叱
角雙鬢短衣俄至寺前乃圓觀也李公就謁曰觀公健

否却問李公曰真信士矣與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緣未
盡但願勤修勤修不墜卽隨相見李公以無由敘話望
之潛然圓觀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長水遠尙聞歌聲
詞切韻高莫知所謂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
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
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溪山
尋已遍却迴烟棹上瞿塘後三年李公拜諫議大夫二
年亡



